

听 火 的 心 跳

禹光宏题

张戈

张戈

更多的时候是对灯而坐
伴随夜气的汇聚
有一种无时
怀着一颗
心却是

闾闾长夜
让心气逐渐平和
宁静当笔尖滑动纸张
忘记了身处何处
今夕何夕
隐隐约约感到一种暗处的力量和
一种无从追寻的声音渐渐充盈
甚至到日出东方
才回床沉睡
一种莫可名状的
安宁和满足。

张戈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戈

1986年生于宁夏西海固，现役军人。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有作品散见报章，曾获江西省大学生写作大赛一等奖，全国消防部队散文诗歌大赛一等奖。现供职于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肚 尖 的 心 跳

乙未年 高先农书



张戈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听火的心跳 / 张戈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7-06262-2

I. ①听…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诗
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27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05445号

听火的心跳

张 戈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姚小云
封面设计 姍 姍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0095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262-2/I · 1617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泰戈尔说：“我们看错了世界，却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序一 剑胆琴心积学储宝

武和平

写诗，在于运用诗化的语境言志抒怀。有感而发未必是诗，日常话语也不是诗，华丽文辞的堆砌更非是诗，“为觅新诗强说愁”，为写诗而写诗，肯定不会是一首好诗。诗必有内在的艺术元素，即节奏、逻辑、音律之美，读之朗朗上口，品之有优雅之韵，是为基础。然而好诗，更需凝辞练句，富于哲理，具有诗化的意境。或天风海雨，激荡壮怀，或兰亭晓月，思绪扶疏。更高的诗境，应为诗人心声意化，胸藏锦绣，奔涌激荡，不管写宇宙世界、人间万象，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心动之成相，便可佳句迭出，慷慨抒怀，放牧灵感，追逐记忆，捕捉人生思想壮美。

而欲要诗文之美，必有心灵之美，才能最终“预留给读者通道”，形成同频共鸣。我友张戈，消防干警，以大漠孤烟直的西北而来，常赴解民于水火的一线，时代风云中张弓搭箭，犹如雕穿云际，本身就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画卷，他又

序

兼爱诗作，犹如风花雪月面对血与火，读他的诗《听火的心跳》，你更能懂得勇赴灾难，以身犯险的消防队伍的可歌可泣，更加理解和平时期燃烧于内心的青春与理想，男儿有诗也有泪，有苦亦有乐，虽烦恼惆怅，交织期待、希望，最终如同火中的凤凰，涅槃起翔。“军号的一角就足够 / 把梦里的故乡叠起放好”《棉被磨人》；“水枪好比橡皮擦 / 拭净每一张笑脸 / 还原每一个黎明”《水枪好比橡皮擦》；“因为诚实 / 注定遭遇累世的枪击、诽谤”《乌鸦》；“是谁失手打翻了茶杯 / 浸黄了至少一半世界”《秋》；“眨眼的工夫 / 路旁的树就绿过了头”《深南大道》；“狗熊吐了满嘴的牙 / 恨恨地笑 / 心里说：胖子，你猜会发生什么 / 要是我被放出来”《动物园》。

诗中你能听到军人的威武、阳刚的心跳，大气磅礴、势吞山海的咏叹，如饮烈酒、荡气回肠的豪歌，更多的还有饮啜浓茶、回味隽永的柔情意趣，这其中是身披橄榄绿的诗人十五载风雨兼程的忠实写照，凝聚并绽放着他内心深处的忠诚、挚爱与坚守。你能感觉到，诗人在凝神聚气，向更高的诗境攀登，从而超越自我。于是，在诗集出版之际，作为一个老警诗友，很想给年轻诗人送一段话语并与之共勉：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此为“文心雕龙”之语，其意为积累知识以储备自己的财产，明辨事理以丰富自己的才识，体验生活以提高观察的能力，顺应感情以演绎美妙的文辞。

故曰：意逐云天霞似火，弓如满月臂执戈，锲而不舍攀心路，奇峰搜尽方为歌。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五月廿四日夜

序二 炽热的追求和丰盈的呐喊

李建军

张戈的诗集《听火的心跳》已发来多时。

每次翻阅它，心中都会有莫名的感动。其间，他嘱我作序，言辞诚恳而殷切，这让我在悠游赏读之余，平添了几分紧张和惶恐。紧张因其为张戈第一部结集出版的诗集，恭受重任，其意义不言而喻；惶恐因自忖修为浅薄，写序又是头一遭，怕不得要领，难孚所望。但以我和张戈十余年的师生情，以这本契入他生命的诗集，我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可这“知道”却反而成了我的心结和负担，不知从何说起，一次次提笔，又一遍遍放下。

直到最近参加一个聚会，我忽然有了灵感和冲动，也决定借此偿还数月来的“心债”。师友聚会，难免在大学和当下光景间来回穿越，忆当年，话现在。不知是谁谈起了当年的理想，提及穆旦的诗句：“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

序

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一时间引来片片感慨和唏嘘。我理解这种感慨背后的选择和无奈：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似乎永远横亘着无形的墙，很难找到来去自如的出口。芸芸众生，柴米油盐酱醋茶永远是生活的底色，为现实而放逐理想成了许多人的生活逻辑。于是，低头看路，经营生计的人越来越多；仰望星空，让心飞翔的人越来越少。……在那样热闹的场所，这种思绪的翻飞，使张戈和他的诗与我不期而遇，变得越来越清晰。

也许，上述“灵感”与张戈的诗集貌似并无半点直接关系。但在我看来，它实际构成了张戈诗歌创作以及阅读其诗歌不可忽视的历史语境：在当下如波德里亚所言的“消费社会”语境中，物欲主义价值观和世俗化思维正蔽日遮天，而前工业时代“悠然见南山”的诗意则无处容身，文学的处境日见窘迫，逐渐被边缘化。我们似乎正走进黄子平先生所说的“再蒙昧时代”，而荷尔德林提出的“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文学艰难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张戈及其《听火的心跳》的存在，恰好为“诗人何为”这一问题做了充分的注解和说明。

在此，我无意给张戈及其诗歌强加浓郁的道德或意识形态色彩，我的意思是，在一个诗意渐行渐远的时代，一个不以诗歌为谋生手段的“80后”仍执着于诗——甚至还需要为此劳心、劳财去出版它，这本身就是诗的见证。并且我始终认为，在人们为诗歌的当下处境而忧虑时，要紧的不是怨怼和神伤，而是践行的沉着和态度的坚毅。因为实事求是地讲，不论在

什么时代，诗歌创作注定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是一种身处“边缘”的“小众”叙事，它事关诗人对世界的深层观照和探询，对自我的深度省察和体认，与那些“时尚”和“流行”等公众性的认可、追捧和消费无关。因故，在这个被人称为“全面世俗化的非诗的时代”，诗人存在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正基于他对自身“边缘”定位的清醒和坚守，对自己与所处时代披肝沥胆地袒露和审视，自觉或不自觉地承传时代的印记，展拓人类的精神财富。也正因此，我敬佩张戈。从当年的校园诗人到如今披上军装的消防战士，他始终怀揣着对诗歌原初的热忱，听从内心的召唤，以对诗艺的执着和淬炼，传达着他对这变动不羁、纷扰繁华世界的经验和体认以及作为时代之子的身体之感和灵魂之音，在“变”中寻“常”，在迷思中寻渴望，在挣扎中寻光芒。作为诗人，这是张戈极让我感动的态度与品格。进而，《听火的心跳》感动我的，不仅是诗歌本身的艺术冲击和审美愉悦，更有其诗句背后熊熊燃烧的理想，安定从容的脚步以及诗意栖居的情怀。

按照孟子的说法，“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谓“知人论世”“知人论文”，要完成这篇《序》，践履“序”所赋予的“推介”和“导游”职责，我有必要从我知道的张戈谈起。以此“推介”其人，至少给读者素描出作者的模糊影像，避免千人一面、张冠李戴。在此基础上，试着“导游”其文，铺石垫基，尽力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以拾阶而上，观景览胜。

直到现在，在我的许多同事嘴里，“张戈”这个名字仍

序

时常被提起。尽管各人的描述和记忆不一，却有几点属于共识：笔杆子好使，发表了不少作品，诗歌居多；是本校第一个举办个人大型诗歌朗诵会的；是校史上第一个以学生身份独立承担校级大型诗歌创作的人。……在当年的校园，“张戈”这个名字确乎和“校园诗人”称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并经由多种渠道和版本的演绎，使之在其不少学弟学妹那里进化成“传奇”。

而听闻张戈还在写诗并将出诗集，有同事自告奋勇地做起了我的参谋，细数其遗世超绝的“传奇”行止，对诗歌始终如一的“神圣”守望，使之与优雅纯情的诗人形象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虽然尊重这种因“桃李芬芳”的大爱驱遣而产生的记忆“过滤”和“修饰”，甚至于翻阅很多《序》，我确定这也是通行格式和写作惯例之一，但我并不愿做“过度诠释”。一则，源于自己的写作态度。我一直认为，文字发自于心，诉之于情，应是带有温度的。但这种“情”仍需建立在对创作对象“真”的反映基础上。唯此，方不欺世、不欺心。二则，源于我对作者的认知。就我对张戈的了解来说，一来，他从来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隐士”，也不是纯美无瑕的“三好学生”。像大多数人一样，有他的二素三荤——出人头地的成功渴望，怀才不遇的苦闷怨愤，潇洒轻逸的世俗追求。因之，他那时才会有“遭遇累世的枪击、诽谤”后报以的“尖锐愤怒的呐喊”；会因为“痛恨听没有见地的课程”而偶尔“逃课”。二来，诗歌固然是他的挚爱和理想，但绝不是唯一。譬如，虽不胜酒力，却义勇好酒；虽痛怕爱之“离别”，

却始终憧憬着遭遇“青杏”似的爱情和“公主”般女孩。甚至，读书时他还开过餐馆，以一种似乎与诗歌隔绝的方式存在。

说这些，我丝毫没有“飞短流长”以“浇心中块垒”的怪癖，更没有为自己的书写方式辩护的意愿。我借此想说的是，以作者而论，我虽然确信张戈身上有较常人为异的“传奇”因子，也雅不欲将其升华成那种对诗歌葆有单纯“朝圣”心态的“信徒”，更不想用“使命”和“信念”等具有崇高大义将其装扮和绑架。在我看来，诗歌于他，除了积年所形成的思考和写作习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表达和记忆留存的方式，是一种超越个体存在的内在需要，就像人们珍惜自由、渴望幸福一样。于是，与其说他始终以诗歌为“理想”，毋宁说诗歌是他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好武器；以作品而论，《听火的心跳》不仅闪烁着他纯真的理想和信念，更真实地刻印着他成长的轨迹，记述着他的欢乐、忧愁、烦恼、惆怅、感动、期待……里面的九十三首诗歌始终清晰地传达着他面对世界和人生的体验之旅以及在大时代致力于“做个忠于内心的小人物”的精神之维。承此，在某种意义上，《听火的心跳》基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血液中“流”出来的，是他生命的华章。

初识张戈，在2006年下半年。那年我担任其中国现代文学课教师。第一次课结束，他来找我。谈话间，我知道他来自宁夏西海固，一个据说异常贫瘠，却孕育了丰富文化内涵的地方，我曾经痴迷的张承志的《心灵史》就诞生于此。大概因为这种情结的驱使，我总试图在他身上找寻传说中西北汉子的传奇因子。收获的却只有狐疑：这个外表清秀、神情

序

冷峻、温文尔雅，说话一口一个“您”的张戈，是西海固人氏？虽然我知道这种“照猫画虎”“以貌取人”的想法很可笑，但却客观上诱发了我对他的好奇心。

第二次上课时，我便有意观察他，却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眼神迷茫，甚至还不时自言自语。下课后，我正要找他问个所以然，他却主动来找我了。然而这次却让我猝不及防——他声音略显颤抖但却坚定地表示对我刚才的讲课内容不以为然，说我讲的东西有点小儿科，听得想打瞌睡。可以说，对于当时血气方刚的我而言，绝对是平生未曾遭遇的巨大“侮辱”和“挑衅”！所幸的是，作为教师的基本操守安妥了我的激动，让我第一次能走近他，倾听他的苦闷和期望：对于初学者讲的东西，对他来讲简单了些，他期待能听到更深层次的东西。进一步地谈话中，我肯定他是读过不少书的，且阅读量远非一般同龄人可比拟。至此，我瞬间的恼怒为激赏代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不正是新文学极其宝贵的怀疑精神吗？即便如此，我还是请他理解其他同学的阶段性知识接受特点，需要循序渐进，但也答应今后尽可能创造条件和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这件事让我牢牢记住了“张戈”这个名字。

此后的上课中，我有意加大了互动的比重。他也逐渐踊跃起来，每次都争着发言，表达欲望强烈。虽然对一些问题地了解还不深，所论也属于那种才子型的即兴感想，但却敢于表达，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更有极强的语言感染力，很多时候都能赢得同学的阵阵掌声。而每次课间休息，他基本

都来找我。谈话的内容起初是对课堂涉及内容的探讨——就此已让我感佩于他强烈的求知渴望，慢慢地便延及更广阔的领域——文学、历史、哲学等。

在逐渐熟稔起来后，我才渐渐知道张戈在学校的“文名”，并开始仔细打量起他来：单纯而自信，耿直而率性，好读书，喜写作，有梦想的“80后”。从初中时候起，当很多同龄人还在为学习任务重、玩耍时间不足而苦恼时，他便抱着对文学淳朴而“狂热”的“爱”，不带任何功利心地迷于阅读和写作，并发表了不少作品。还做过文学社社长，入了党，可算是“年少得志”。进入大学，他的这一习惯得以延续，大量的时间都在读书和与此有关的交流上，写作热情更是“高涨”。为此，他常失了同伴们一起“happy”的邀请，还不时陷入“独乐乐”的“癫狂”状态——自顾与“灵感”为伴，与“猫头鹰”为伍，一次次地独坐冥想，挑灯夜战。因为这份勤奋和执着，他不仅成为院记者站的顶梁柱，还担任了校青春诗社社长，甚至还经常能“享受”到一般同学享受不到的“礼遇”，譬如说，学校要创作一首集中反映大学精神的巨型诗歌，这一任务以往通常都会找专业教师组成创作组来完成，2007年却终由他独立完成，算是破天荒之举。这便是这本诗歌集中没有收录的《大爱育人颂》。

但因此，他也不时遭到一些同学的误会，认为他“爱出风头”，性格“桀骜孤高”，近乎有些“装”，不大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加之他行事较有主见，喜欢创新，说话直接，若无充分的理由，不肯轻易地“迁就”或“投降”。

序

也因此被某些拥有些“威权”的同学视为“特立独行”，“自由主义”气息浓郁，进而采取了一些“手段”来抵制或排挤他。这也着实让他有些烦恼和无奈。

这生活当中的碎碎“烦恼”，他从未和我直接谈起，我仍能在与其交谈或邮件往来中隐约感知。虽然不知上下文，却品出了其中几分悲怆的味道。《乌鸦》即似乎暗藏着对这种“烦恼”的思考和回应。在诗中，他借“乌鸦”这一被常人“视作不祥”之物自况，诉说它“因为诚实，注定遭遇累世的枪击、诽谤”。这种心态甚至诱发了他的彷徨和犹豫，“竟感觉执着好似，一次次冒险下注的赌局”（《唇语》）。

说实话，这些话从一个80后口中说出，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青春期症候”的显现，即不少青年在阅世不深的情况下，经由荷尔蒙的催化作用，很容易将其所经历的事件幻化并放大，从而进入一种“为赋新诗强说愁”的状态。

但以我对张戈的了解，这种“烦恼”在很大程度上不大可能来自于现实生活中遭遇到这些小小的摩擦和不如意，那些事情充其量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不值一提。进一步说，尽管在大多数人看来，诗人一般都具有较为敏感的神经，但就张戈而言，若这种“敏感”落实于其日常人际交往中的话，那将如冰心所言，“墙角的花儿，你孤芳自赏的时候，天地就小了”。如此，张戈的社交天地自然就逼仄了。而现实中的张戈，为人热情、仗义，朋友圈也很广——不仅有本班的，还有许多外院系、外单位的，甚至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教师。他爱打篮球、会乐器，对公益活动有热情，社交能力也强。

因此，我推测他的“烦恼”只能是来自于内心深处某种律动，某种不满和期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愿意承认这种在我生活中存在的不饱和与遭遇感动时候那种想抵制的情绪”。很显然，这已经非“为赋新诗强说愁”所能对仗，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气质了。

顺着这种思路，以至于我几次都曾浮想：在一个喧闹的party，周遭是嘈杂的声音和劲舞的旋律，还有站在舞池中央寂寞的张戈。这种在人群之中感受到的“寂寞”，实在是莫大而深切的“寂寞”。

基于此，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修饰这种“寂寞”的话，我想莫如“孤独”。和“寂寞”所不同的是，“寂寞”可寓于言表，形之于外，而“孤独”却像地球的地心，深藏于内心某个最隐秘的角落，它专属于“自我”，可意会而难以言传。

记得台湾的美学大家蒋勋曾写过一本专讲“孤独”的书，叫《孤独六讲》。他把孤独分为六种，分别为残酷青春里的情欲孤独、众声喧哗却无人肯听的语言孤独、始于踌躇满志终于落寞虚无的革命孤独、潜藏于人性内在本质的暴力孤独、不可思议的思维孤独和以爱的名义捆绑与被捆绑的伦理孤独。蒋勋先生的概括不可谓不周全，若以此观照张戈彼时的心态，似乎也不难依声寻句。但在我却又有难处，难在“孤独”本身的无法倾诉和直译——而我也的确未能从与张戈的对处中明悉。只在其诗文中，我隐微而真切地感知着他的“孤独”——它或者源自于对真善美的真挚追求，对社会纷扰的深层思考，

序

对本心良知的顽固坚守以及对认同、理解的强烈渴望。

进一步的阅读其诗，我推论这种“孤独”更大的可能源自他对“现实”某种程度上的“抗拒”和内心对“纯粹”的“执拗”。正是这两种声音所构成的紧张拉扯着他，使他陷于“两难”的写作困境中。在一个躁动的年代，屈从现实，则意味着将内心包裹起来，使之“默默忍耐绝望”（《没有飞星的夜晚》）。

而退守本心，追逐内心的“纯粹”和纯真的梦想，则在心灵“敞开”的同时，必须直面现实与内心的艰难对话和激烈碰撞，甚至需要对自我进行深刻地省视和审判，像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如此才能进抵精神的荒原。但这又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无形的压力、矛盾和问题中，赢得的只能是“丰富的痛苦”。

张戈的“孤独”显然属于后者。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来说，在现实中，诗人很难找到“家”的感觉，更多感受到的是“格格不入”。而这种源于对“纯粹”的追求而产生的“格格不入”，便不仅仅属于张戈，亦是古往今来诗人们普遍面对的一种写作状态，近乎可说是众多诗人的“缘起”。用梁宗岱的话来讲，“一个真正的诗人永远是‘绝对’与‘纯粹’底追求者，企图去创造一些现世所未有或已有而未达到完美的东西”。

“宁向一句诗下跪，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是我读出的张戈，他的姿态、立场和信念。即便相信自己是一只蚂蚁，也不信尘世的宿命，坚定地踏上那远方的行旅；即便相信自己是一只黄雀，也要顽强地飞翔，期待着雄鹰似的云霄。不管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他都不在乎“脸上写满露水还是尘埃”，